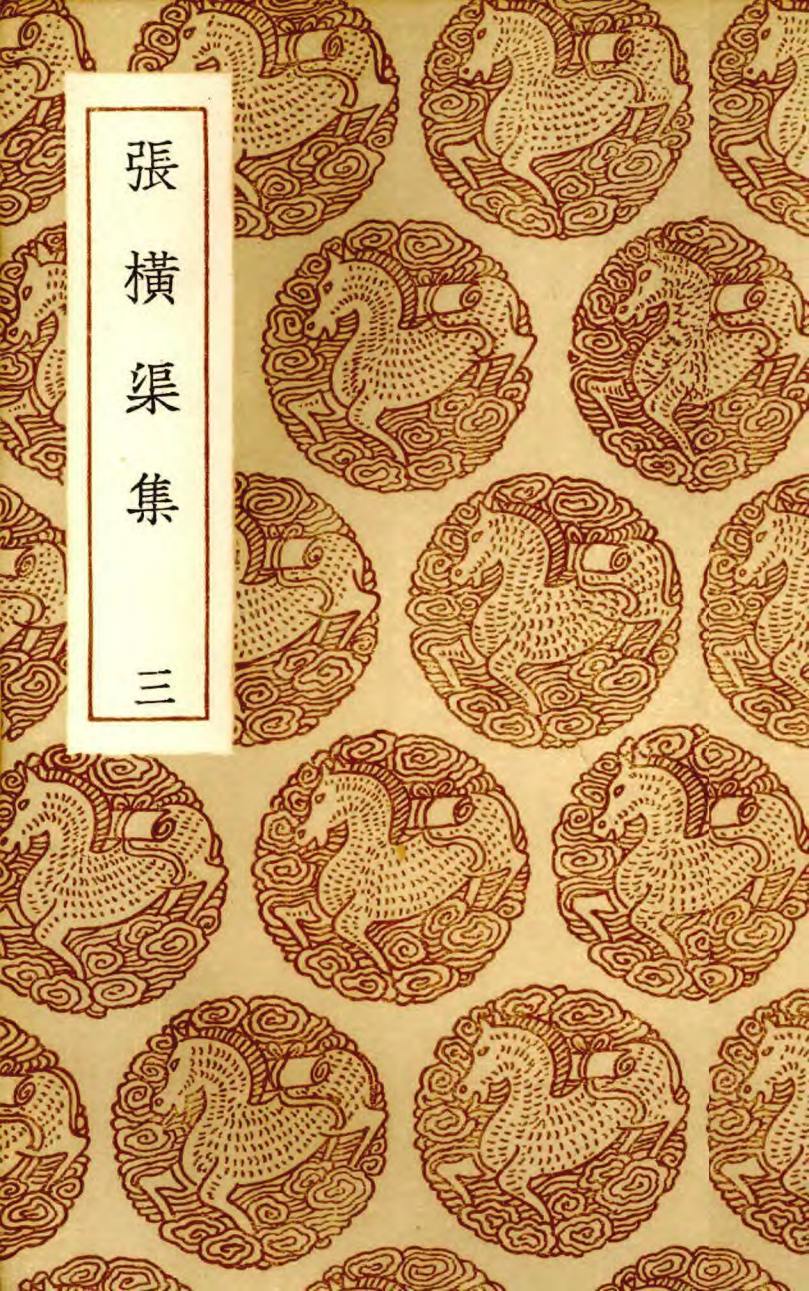


張
橫
渠
集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張橫渠集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詳

撰者

張

載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五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八

經學理窟四

學大原下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饜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皆可以爲堯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虛設耳。

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畫則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爲聞。

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某與人論學二三十年。所恨不能到。人有得是人人各自體認。至如明道行狀後語。亦甚鋪陳。若人體認儘可以發明道理。若不體認。亦是一場閒言長語。

今人爲學如登山麓。方其迤邐之時。莫不闊步大走。及到峭峻之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工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恥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萇弘。郊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

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

心且寧守之。其發明卻是末事。止常體義理。不須思更無足疑。天下有事。其何思何慮。自來止以多思爲害。今且寧守之。以攻其惡也。處得安且久。自然文章出。解義明。寧者無事也。止要行其所無事。

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卽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失者。止爲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

人言必善聽。乃能取益。知德斯知言。

所以難命辭者。止爲道義是無形體之事。今名者。已是實之於外。於名也。命之又差。則繆益遠矣。人相聚得言皆有益也。則此甚善。計天下之言。一日之閒。百可取一。其餘皆不用也。

答問者。命字爲難。己則講習慣。聽者往往致惑。學者用心未熟。以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縱其閒有命字未安處。亦不足爲學者之病。

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札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止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己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真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能慮。則小也。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止是靜。學不長者無他術。惟是與朋友講治。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卽是養心之術也。苟

以前言爲無益。自謂不能明辨是非。則是不能居仁由義。自棄者也。決矣。

人欲得正己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己亦然。蓋精思潔慮以求大功。則其心隘。惟是得心洪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博學於文者。止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捷文者皆是小德應物。不學則無由知之。故中庸之欲前定。將所如應物也。

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己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止爲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無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固必。以爲當絕。於己乃不能絕。即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須待自己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既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己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我固必。鑒己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止爲有身。便有此。至如恐懼憂患。忿懣好樂。亦止是爲其身。慮亦欲忘其身。賊害而不顧。止是兩公平。不私於己。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令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不欲犬之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適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堂。不可得也。

教之而不受。雖強告之無益。譬之以水投石。必不納也。今夫石田。雖水潤沃。其乾可立待者。以其不納故也。出莊子言。內無受者不入。外無主者不出。

學者不論天資美惡。亦不專在勤苦。但觀其趣嚮著心處如何。

學者以堯舜之事。須刻日月要得之。猶恐不至。有何愧而不爲。此始學之良術也。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日閒朋友論著。則一日閒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譬之行道者。將之南山。須問道路之出自。若安坐。則何嘗有疑。學者止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穠是蕪。雖在饑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

道理須義從理生。集義又須是博文。博文則利用。又集義則自是經典。已除去了多少挂意。精其義直至於入神。義則一種是義。止是尤精。雖曰義。然有一意必固我。便是繫礙。動輒不可。須是無倚。百種病痛除盡。下頭有一不犯手勢。自然道理如此。是快活。方真是義也。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謂下頭必有此道理。但起一意必固我。便是助長也。浩然之氣。本來是集義所生。故下頭卻說義氣。須是集義以生。義不集如何得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義集須是博文。博文則利用。利用即身安。到身安處。卻要得資養。此得精義者。脫然在物我之外。無意必固我。是精義也。然立則道義從何而生。灑埽應對。是誠心所爲。亦是義理所當爲也。

凡所當爲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爲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爲其不虛心也。又病隨所居而長。至死止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瀟。婦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不能下官長。爲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止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己。克己下學也。下學上達。交相培養。蓋不行則成何德行哉。大抵人能洪道。舉一字無不透徹。如義者謂合宜也。以合宜推之。仁禮信皆合宜之事。惟智則最處先。不智則不知。不知則安能爲。故要知及之。仁能守之。仁道至大。但隨人所取。如何學者之仁。如此更進。則又至聖人之仁。皆可言仁。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猶可謂之仁。又如不穿窬已爲義。精義入神亦是義。止在人所洪。

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麤入精也。如孝事親。忠事君。一種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亡而爲有。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人之有恥於就門。便謂我好勝於人。止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無我。聖人無隱者也。聖人天也。天隱乎。及有得處。便若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但通得處則到。止恐深厚。人有所不能見處。以顏子觀孔子。猶有看不盡處。所謂顯諸仁。藏諸用者。不謂以用藏之。但人不能見也。虛則事物皆在其中。身亦物也。治身以道。與治物以道。同是治物也。然治身當在先。然後物乃從。由此便有親疏遠近先後之次。入禮義處。

止有責己無責人。人豈不欲有所能。己安可責之。須求其有漸。世儒之學。正惟灑埽應對。便是從基本。一節節實行去。然後制度文章。從此而出。

自道

某學來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止是億則屢中。譬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或探知於外人。或隔牆聽人之言。終不能自到。說得皆未是實。觀古人之書。如探知於外人。聞朋友之論。如聞隔牆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家室之好。比歲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復出。天下之議論。莫能易此。譬如既鑿一穴。已有見。又若既至其中。卻無燭。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移動。方有所見。言移動者。謂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觀一物。必貯目於一。不如明者。舉目皆見。此某不敢自欺。亦不敢自謙。所言皆實事。學者又譬之。知有物而不肯捨去者。有之以爲難入。不濟事而去者。有之。

祭祀用分至四時正祭也。其禮特性。行三獻之禮。朔望用一獻之禮。取時之新物。因薦。以是日無食味也。元日用一獻之禮。不特殺有食。寒食十月朔日。皆一獻之禮。喪自齊衰以下。不可廢祭。

某向時謾說以爲已成。今觀之全未也。然而得一門庭。知聖人可以學而至。更自期一年如何。今且專與聖人之言爲學。閒書未用閱。閱閒書者。蓋不知學之不足。

思慮要簡省。煩則所存都昏惑。中夜因思慮不寐。則驚覺不安。某近來雖終夕不寐。亦能安靜。卻求不寐。

此其驗也。家中有孔子真。嘗欲置於左右。對而坐。又不可。焚香又不可。拜而瞻禮皆不可。無以爲容。思之不若卷而藏之。尊其道。若召伯之甘棠。始也勿伐。及教益明於南國。則至於不敢拜。

近作十詩。信知不濟事。然不敢決道不濟事。若孔子於石門。是信其不可爲。然且爲之者何也。仁術也。如周禮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豈不知無益於救。但不可坐視其薄蝕而不救。意不安也。

凡忌日必告廟。爲設諸位。不可獨享。故迎出廟。設於他次。既出則當告諸位。雖尊者之忌亦迎出。此雖無古。可以意推薦。用酒食不焚楮幣。其子孫食素。

書啓稱台候。或以此言無義理。衆人皆台。安得不台。

上曰。慕堯舜者。不必慕堯舜之迹。有是心則有是迹。如是則豈可無其迹。上又曰。嘗謂孝宣能總人君之權。繩漢之弊。曰。但觀陛下志在甚處。假使孝宣能盡其力。亦不過整齊得漢法。漢法出於秦法而已。

祭用分至。取其陰陽往來。又取其氣之中。又貴其時之均。寒食者。周禮四時變火。惟季春最嚴。以其大火心星其時太高。故先禁火以防其太盛。既禁火須爲數日糧。既有食復思其祖先祭祀。寒食與十月朔日展墓。亦可爲草木初生初死。

某自今日欲正經爲事。不奈何須著從此去。自古聖賢莫不由此始也。況如今遠者大者。又難及得。惟於家庭閒行之。庶可見也。今左右前後無尊長可事。欲經之正。故不免須責於家人輩。家人輩須不喜。亦不奈何。或以爲自尊大。亦不奈何。蓋不如此。則經不明。若便行之。不徒其身之有益。亦爲其子孫之益者也。

今衣服以朝燕齊祭四等分之。朝則朝服也。燕則尋常衣服也。齊則深衣。祭則緇帛通裁寬袖。須是教不可使用。

某既閒居橫渠。說此義理。自有橫渠未嘗如此。如此地又非會衆教化之所。或有賢者經過。若此則似繫著在此。某雖欲去此。自是未有一道理去得。如諸葛孔明在南陽。便逢先主相召入蜀。居了許多時日。作得許多功業。又如周家發迹於邠。遷於岐。遷於鎬。春積漸向冬。漢積漸入秦。皆是氣使之然。大凡能發見卽是氣至。若仲尼在洙泗之間。修仁義與教化。歷後千有餘年。用之不已。今倡此道。不知如何。自來元不曾有人說著。如揚雄。王通。又皆不見。韓愈又止尙閒言詞。今則此道亦有與聞者。其已乎。其有遇乎。某始持期喪。恐人非笑已。亦自若羞恥。自後雖大功小功亦服之。人亦以爲熟已。亦熟之。天下事大患止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義所在。

人在外姻。於其婦氏之廟。朔望當拜。古者雖無服之人。同爨猶總。蓋同爨則有恩重於朋友也。故壻之同居者當拜。以其門內之事。異居則否。

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近使家人爲之。世學泯沒久矣。今試力推行之。祭堂後作一室。都藏位版。如朔望薦新。止設於室。惟分至之祭。設於堂。位版正世與配位。宜有差。日無事。夜未深便寢。中夜已覺。心中平曠。思慮逮曉。加我數年。六十道行於家人足矣。

某平生於公勇於私怯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大凡事不惟於法有不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忌日變服爲曾祖祖皆布冠而素帶麻衣爲曾祖祖之妣皆素冠布帶麻衣爲父布冠帶麻衣麻履爲母素冠布帶麻衣麻履爲伯叔父皆素冠帶麻衣爲伯叔母麻衣素帶爲兄麻衣素帶爲弟姪易褐不肉爲庶母及嫂亦不肉。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九

經學理窟五

祭祀

無後者必祭。借如有伯祖至孫而絕。則伯祖不得言無後。蓋有子也。至從父然後可以言無後也。夫祭者必是正統相承。然後祭禮正有所統屬。今既宗法不正。則無緣得祭祀正。故且須參酌古今。順人情而爲之。今爲士者。而其廟設三世几筵。士當一廟而設三世。似是止於廟。而設祖與曾祖位也。有人又有伯祖與伯祖之子者。當如何爲祭。伯祖則自當與祖爲列。從父則自當與父爲列。苟不如此。使死者有知。以人情言之。必不安。禮於親疏遠近。則禮自有煩簡。或月祭之。或享嘗乃止。故拜朔之禮。施於三世。伯祖之祭。止可施於享嘗。平日藏其位版於櫝中。至祭時。則取而祫之。其位則自如尊卑。止欲尊祖。豈有逆祀之禮。若使伯祖設於他所。則似不得祫祭。皆人情所不安。便使庶人亦須祭及三代。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子。祫及其高祖。

近世亦有祭禮。於男子之位。禮物皆同。而於其配皆有降殺。凡器皿俎豆筵席純緣之類。莫不異也。此意亦近得之。其從食者。必又有降。雖古人必須有此降殺。以明尊卑親疏。故今設祔位。雖以其班。亦須少退。其禮物當少損。其主祭者。於祔食者。若其尊也。則不必親執其禮。必使有司或子弟爲之。

祭接鬼神合宗族施德惠行教化其爲備須是豫故至時受福也羞無他物則雖羞一品足矣旣曰庶矣則惟恐其不多有則共載一器中籩正之外多無妨

古者旣爲孟月之祭又爲仲月之薦薦者祭之略今之祭不若仲月祭之大抵仲月爲薦新今將新物便可仲月祭之蓋物之成不如仲月因時感念之深又不如仲月祭必卜日若不卜日則時同時同則大宗小宗之家無由相助今之士大夫主旣在一堂何不合祭之分而作夏秋特祭則無義天子七廟一日而行則力不給故禮有一特一祫之說仲特則祭一祫則徧祭如春祭享祖夏祫羣廟秋祭會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禘冬又祫

鋪筵設同几止設一位以其精神合也後又見合葬孔子善之知道有此義然不知一人數娶設同几之道又如何此未易處

奠酒奠安置也若言奠摯奠枕是也謂注之於地非也

祭則香茶非古也香必燔柴之意茶用生人意事之腠骨升首今已用之所以達臭也

古人因祭祀大事飲食禮樂以會賓客親族重專殺必因重事

今人之祭但致其事生之禮陳其數而已其於接鬼神之道則未也祭祀之禮所總者博其理甚深今人所知者其數猶不足又安能達聖人致祭之義

凡薦如有司執事者在外庖爲之則男子薦之又如籩豆之類本婦人所爲者復婦人薦之

禮義之家。雖奴婢出而之他。必能笑人之喪祭無理者。賢者之效。不爲細也。

五更而祭。非禮也。

庶羞不踰牲。不豐於牲也。傳者以品之不踰。非也。蓋有牲體少。而羞掩豆。是謂之踰牲。

尸惟虞。則男女皆有是。初祔廟時也。至於吉祭。則惟見男尸。而不見女尸。則必女無尸也。當初祔時。則不可以無尸。節服氏言。郊祀而送逆尸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亦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詩序有言。靈星之尸。此說似不可取。絲衣之詩。正是既祭之明日。求神於門。其始必有祭。其實所以賓禮尸也。天子既以臣爲尸。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皆有漸。言絲衣已是不著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漸有從使之禮。至於燕尸。必極醉飽。所謂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吳敖猶言娛樂也。不娛樂何以成其休。考祭所以有尸也。蓋以示教。若接鬼神。則室中之事足矣。至於事尸。分明以孫行。反以子道事之。則事親之道。可以諭矣。

抱孫不抱子。父於子主尊嚴。故不抱。孫自有其父。故在祖則可抱。非謂尸而抱也。

七廟之主。聚於太祖者。此蓋有意。以其常有祧者。且祧者當易擔。故盡用出之。因而祧之。用意婉轉。古者言遷主。不見所以安置之所。若祭器祭服。則有焚埋之說。木主不知置之何地。又公出疆。及大夫出聘。皆載遷廟之主而行。以此觀之。則是主常存也。然則當其祫時。必皆取而合祭也。庶人當祭五世。以恩須當及也。然其祫也。止可謂之合食。祫祭既不見男女異廟之文。今以人情推之。且不若男從東方。女從西方。

而太祖居南面。男祔其祖。婦祔其姑。雖一人數娶。猶不妨東方虛其位。以應西方之數。其次世則復對西方之配也。

凡人家正廳。似所謂廟也。猶天子之受正朔之殿。人不可常居。以爲祭祀吉凶冠婚之事。於此行之。謂之寢。又有適寢。是下室所居之室也。

去壇爲墀。去墀曰鬼。從廟數以至壇墀。皆有等差定數。至於鬼。止是鬼饗之。又非孝經所謂鬼饗也。此言鬼饗。既不在廟。與壇墀之數。卽并合上世一齊饗之而已。非更有位次分別。直共一饗之耳。止是懷精神也。鬼者。止是歸之太虛。故共饗之也。既曰鬼饗之。又分別世數位次。則後將有百世之鬼也。

既是壇墀。則其禮必不如宗廟。但鬼饗之耳。鬼饗之者。血毛以爲尙也。孝經言爲之宗廟而鬼饗之。又不與此意同。彼之謂鬼者。止以人死爲鬼。猶周禮言天神地祇人鬼。

山川之祀。止是其如此巍然而高。淵然而深。蒸潤而足以興雲致雨。必報之。故祀之視三公諸侯。何嘗有此人像。聖人爲政必去之。

八蜡先嗇一也。始治稼穡者。據易則神農是也。司嗇是修此職者。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百種八也。百種百穀之種。舊說以昆蟲爲八。昆蟲是爲爲害者。不當祭。此歲終大報也。龍見而雩。當以孟夏爲百穀祈甘雨也。水旱旣其氣使然。祈禱復何用意也。民患若此。不可坐視。聖人憂民而已。如人之疾。其子祈禱。不過卒歸無益也。故曰。丘之禱久矣。

月令統

秦爲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文字。未必實行之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皆法外之意。秦苟有愛民爲惠之心。方能行。徒法不以行。須實有其心也。有其心而無其法。則是雖有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道。不能爲政於天下。

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雖有不賢者。象之而已。天子使吏治其國。彼不得暴其民。如舜封象。是不得已。用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蓋皆建大國。其勢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大。莫不有法。秦社王爲羣姓所立。必在國外也。民各有社。不害爲秦社王社。王自立爲社。必在城內。在漢猶有秦社。在唐止見一社。

章旒之數。自九降至五。皆降差以兩。奇數有君之象。四以下。恐是諸侯卿大夫之服。

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

四時蒐狩田獵。教師行於草莽之法。行於草莽則潛師。潛師夜戰聲相聞。易曰。伏戎於莽。

喪紀

喪不慮居也。非無薪也。必毀屋扉。明於死者無所愛惜。所以趨其急也。

鄭氏之說恐非。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祭於殯宮。則哭於

何處。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祫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言曰。祭月享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卒哭者。卒去非常之時哭。非不哭也。故伯魚其而猶哭也。古人於忌日。不爲薦奠之禮。特致哀示變而已。古人亦不爲影像。繪畫不真。世遠則棄。不免於褻慢也。故不如用主。古人猶以主爲藏之於櫬。設之於位。亦爲褻慢。故始無設。爲重鬲以爲主道。其形制甚陋。止用葦篋爲之。又設於中庭。則是敬鬼神而遠之之義。重主道也。士大夫得其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直。及其已作主。卽不用直。

重主道也。謂人所嗜者飲食。故死以飲食衣之。既葬然後爲主。未葬之時。棺柩尙存。未可爲主。故以重爲主。今人之喪。既設魂帛。又設重。則是兩主道也。

古之樽言井椁。以大木自下排上來。非如今日之籠棺也。故其四隅有隙。可以置物也。

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止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昏。未嘗約再配。是夫止合一娶。婦止是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爲同穴同筵。然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室別爲一所可也。

正叔嘗爲葬說。有五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道路。不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家所奪。不致耕犁所及。

安穴之次。設如尊穴南面北首。陪葬者前爲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東而女西。臥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

葬法有風水山岡。此全無義理。不足取。南方用青囊。猶或得之。西方人用一行。尤無義理。南人試葬地。將五色帛埋於地下。經年而取觀之。地美則采色不變。地氣惡則色變矣。又以器貯水。養小魚。埋經年。以死生卜地美惡。取草木之榮枯。亦所卜地之美惡。

韓退之以少孤。養於嫂。故爲嫂服加等。大抵族屬之喪。不可有加。若爲嫂養。便以有恩而加服。則是待兄之恩至薄。大抵無母不養於嫂。更何處可養。若爲族屬之親。有恩而加等。則待己無恩者。可不服乎哉。昔有士人少養於嫂。生事之如母。死自處以齊衰。或告之非先王之禮。聞而遂除之。惟持心喪。遂不復應舉。人以爲得體。

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疑大功之末。已下十二字爲衍。宜直云。父大功之末云云。父大功之末。則是己小功之末也。而已之子。總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娶也。蓋冠娶者。固已無服矣。凡卒哭之後。皆是末也。所以言衍者。以上十二字。義無所附著。己雖小功。既卒哭。可與冠娶。是己自冠娶妻也。

子之上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子於母則不忘喪。若

父不使子喪之。爲子固不可違父。當默持心喪。亦禮也。若父使之喪而喪之。亦禮也。子思以我未至於聖。孔子聖人處權。我循禮而已。

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己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如麻。亦是服也。卻不得謂無服也。

禮稱母爲長子斬三年。此理未安。父存。子爲母期。母如何卻服斬。此爲父止一子。死則世絕。莫大之戚。故服斬。不如此豈可服斬。

父在。母服三年之喪。則家有二尊。有所嫌也。處今之宜。但可服齊衰。一年外可以墨衰從事。可以合古之禮。全今之制。

同母異父之兄弟。小功服之可也。或云。未之前聞。當古之時。又豈有此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兩月爲禫。共二十七月。禮鑽燧改火。天道一變。其期已矣。情不可以已。於是再期。再期又不可以已。於是加之三月。是二十七月也。

大功以下。算閏月。期已上。以期斷。不算閏月。三年之喪。禫祥閏月亦算之。古者爲舅姑齊衰。期正服也。今之斬衰三年。從夫也。

孔子惡哭諸野者。謂其有服之喪。不哭諸家。而哭諸野者也。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

受祥日食肉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可乎。使其哀已忘。何必彈琴。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不論其族遠近。並以期服服之。據今之律。五服之內。方許爲後。以禮文言。又無此文。若五服之內無人。使後絕可乎。必須以疏屬爲之後也。有適母在。其所生母死。禮雖服總。亦當心喪。難以求仕。

祭器祭服。以其嘗用於鬼神。不敢襲用。故具埋焚之禮。至於衰經冠履。不見所以毀之文。惟杖則言棄諸隱者。棄諸隱者。不免有時而襲。何不卽焚埋之。常謂喪服非爲死者。己所以致哀也。不須道敬喪服也。禮云。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皆言主在哀也。非是爲敬喪服。不邊坐。專席而坐。禮云。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有憂則意不安。故側席而坐。側席者。坐不安也。有喪者。則專在於哀。不爲容也。故專席而坐。得席則坐。更無所遜於前後。是以無容也。大功不以服勤。不以服勤勞之事。皆是不二事之義也。毀喪服者。必於除日。毀以散諸貧者。或諸守墓者。皆可也。蓋古人不惡凶事。而今人以爲嫌。留之家人。情不悅。不若散之。焚埋之。又似惡喪服。

練亦謂之功衰。蓋練其功衰而衣之爾。據曾子問。三年之喪。不弔。又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以弔。又服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又雜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云尚功衰。蓋未祥之前。尚衣輕練之功衰耳。知既練猶謂之功衰者。以下文云。則練冠三年之喪。禮不當弔。而雜記又云。雖功衰不以弔。兼服之服重者。以易輕者。舊注不可用。此爲三年之喪。以上而言。故作記者。以斬齊及大功明之。若斬衰既練。齊衰既卒哭。則首帶皆葛。又有大功新衰之麻。則與齊之首經。麻葛兩施之。既不敢易斬葛之輕。以斬葛大於大功之麻。又不敢易齊首之重。輕者方取易去。重者固當存。故麻葛之經。兩施於首。若大功既葬。則當服齊首之葛。不服大功之葛。所謂兼服之服。重者則變輕者。正謂此爾。若齊麻未葛。則大功之麻亦止當免。則經之而已。如此喪變雖多。一用此制。前後禮文。不相乖戾。

練衣必煨煉大功之布以爲衣。故有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蓋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於內也。此說此昔嘗與學者言之。今二年始獲二人同矣。古之冠也縮縫。古之吉冠縮縫也。今之冠也衡縫。今之吉冠衡縫也。吉冠當縮縫。喪冠當衡縫。今喪反吉。非古也。

小功大功言未。恐止是以卒哭之後爲未。齊衰不言未。謂其無是禮也。

小祥乃練其功衰而衣之。則練與功衰非二物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尚功衰。謂未祥。猶衣所練之功衰。未衣麻衣也。

特性少牢。饋食一出。孺悲之學。不勝欽歎父母。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十

語錄

上智下愚不移。充其德性。則爲上智。安於見聞。則爲下愚。不移者。安於所執而不移也。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旣云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明賢思之。

舜好問。仲尼每事問。德同矣。學亦同否。

仲尼自志學至老。德進何晚。竊意仲尼自志學固已明道。其立固已成性。就上益進。蓋由天之不已爲天已定。而所以爲天不窮。如有成性則止。則舜何必孜孜。仲尼何必不知老之將至。且歎其衰。不復夢見周公。由此觀之。學之進德可知矣。

聖之時。當其可之謂時。取時中也可以行。可以止。此出處之時也。至於言語動作。皆有時也。舜三十而徵庸。是有聞於一朝也。成聖之速。自古無如舜也。舜爲仁之大端也。學者至於與孟子之心同。然後能盡其義而不疑。

賢人爲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受命。然爲聖爲賢。乃吾性分當勉耳。

賢者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者。亦有甚不幸者。是亦有命也。卽智之於賢者。不獲知也。

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也。凡言道皆能盡天地。但不得其理。至如可欲。皆可以至聖神。但不嘗得聖神滋味。天地之道以術知者卻是妄。

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爲怪。且難之甚者。至於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於不可知者少行之。已爲多矣。但不出戶庭。親行之可也。毋強其人爲之。己德性充實。人自化矣。正己而物正也。

人之出處。則出而足以利天下。亦可出爲免死之仕。亦可出。

今人過憂盜賊禍難。妄動避之。多自致傷者。又禍未必然。而自禍者。此惡溺而投河之類也。

訂頑之作。止爲學者而言。是所以訂頑天地。更分甚父母。用欲學者心於天道。若語道。則不須如是言。人言不信怪。須是於實事上不信。又曉其理。方是了當。苟不然。方才劫之以不測。又畢竟信也。

質疑非循辭之比也。遁辭者無情。止是他自信。元無所執守。見人說有己。卽說無反。入於太高。見人說無己。則說有反。入於至下。或太高。或太下。止在外面走。元不會入中道。此釋老之類。故循辭者本無情。自信如此而已。若質疑者。則有情實遂其罪也。

知之爲用甚大。若知則以下來都了。止爲知包著心性。識知者一。知心性之關豁然也。今學者正惟知心性。識不知如何。安可言知。知及仁守。止是心到處。便謂之知。守者。守其所知。知有所極。而人知則有限。故所謂知及。止言心到處。

某比來所得義理。儘彌久而不能變。必是屢中於其間。止是昔日所難。今日所易。昔日見得心煩。今日見得心約。到近上更約。必是精處尤更約也。

孔子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此聖人取善。顏子亦在此術中。然猶著心以取益。比聖人差別。聖人則所見是益。

作者七人。伏羲也。神農也。黃帝也。堯也。舜也。禹也。湯也。所謂作者。上世未有作而作之者也。伏羲始服牛乘馬者也。神農始教民稼穡者也。黃帝始正名百物者也。堯始推位。舜始封禪者也。堯以德。禹以功。故別數之。湯始革命者也。若謂武王爲作。則武王已是述湯事也。若以伊尹爲作。則當數周公。恐不肯以人臣謂之作。若孔子自數爲作。則自古以來。實未有如孔子者。然孔子已是言述而不作也。

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人之所謂人。學者學所以爲人。

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義理有礙。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足下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正惟求一作來。自粹美。得之最近。

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釋氏便不窮理。皆以爲見病所致。莊生儘能明理。及至窮極。亦以爲夢。故稱孔子與顏淵語曰。吾與爾皆夢也。蓋不如易之窮理也。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止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學須以三年爲期。孔子曰。期月可也。三年有成。大凡事如此。亦是一時節。期月是一歲之事。舉偏也。至三年。事大綱慣熟。學者又須以白朝及晝至夜。爲三節積業工夫。更有勤學。則於時又以爲限。

人與動植之類。已是大分不齊。於其類中。又極有不齊。某嘗謂天下之物。無兩箇有相似者。雖一件物。亦有陰陽左右。譬之人一身中。兩手爲相似。然而有左右。一手之中。五指而復有長短。直至於毛髮之類。亦無有一相似。至如同父母之兄弟。不惟其心之不相似。以至聲音形狀。亦莫有同者。以此見直無一同者。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如此不至者。猶難罪性。語氣可也。同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遇。性與命。切近矣。猶未易言也。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言美。輕重不同。近思作程語

鄉原徇欲而畏人。其心乃穿窬之心也。苟徇欲而不畏人。方明盜耳。遁辭乃鄉原之辭也。無執守。故其辭妄。

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達。及所性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

世學不明千五百年。大丞相言之於書。吾輩治之於己。聖人之言。庶可期乎。顧所學謀之太迫。則心勞而

不虛質之太煩。則泥文而滋弊。此僕所以未置懷於學者也。

較淫邪遁之辭。古語孰近。較辭苟難。近於並耕爲我。淫辭放侈。近於兼愛齊物。邪辭離正。近於陰與不恭。遁辭無守。近於揣摩說難。四者。可以盡天下之狂言。

孟子之言性情皆一也。亦觀其文勢如何。情未必爲惡。哀樂喜怒。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不中節則謂惡。釋氏之說。所以陷者。以其待天下萬物之性爲一。猶告子生之謂性。今之言性者。汗漫無所執守。所以臨事不精。學者先須立本。

陰陽者。天地之氣。

謂道亦可

剛柔緩速。

人之氣也。

謂性亦可

生成覆幬。

天之道也。

謂理亦可

仁義禮智。

人之道也。

謂性亦可

益盈虛。天之理也。

謂道亦可

壽夭貧賤。人之理也。

謂命亦可

天授於人。則爲命。

謂性亦可

人受於天。則爲性。

謂命亦可

形得之。

備。

不必盡然

氣得之偏。

不必盡然

道得之同。

理得之異。

亦互見

此非學造至約。

不能區別。

故互相發明。

貴不碌碌也。

大率玩心未發。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

子夏未盡反身處。可更求之。

心章

告子所止。

到己言所不及處。

孟子所止。

到己所難名處。

然則告子所

見所言。與孟子所守所見可知矣。

同上

不知命。

則大無信。

故命立而後心誠。

心章

誠則實也。

太虛者。天之實

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

虛者。仁之原。忠恕者。與仁俱生。禮義者。仁之用。

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曰思誠。

虛心然後能盡心。

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

虛心則無外以爲累。

人生固有天道人事當行不行則無誠不誠則無物故須行實事惟聖人踐形爲實之至得人之形可離非道也。

與天同原謂之虛須得事實故謂之實此叩其兩端而竭焉更無去處。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者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卽易壞惟太虛無動搖故爲至實詩云德輿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猶對動虛則至一。

氣之蒼蒼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當以心求天之虛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可知也以其虛也。

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

中宮十寄王之說於理非也大率五行之氣分王四時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施錯見金木

水火皆分主四時。獨不見土之所主。是以有寄王之說。然於中來。在季夏之末者。且以易言之。八卦之作。坤在西南。西南致養之地。在離兌之間。離兌卽金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

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

禮文參校。是非去取。不待己自了當。蓋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卽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卽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校。

知之於賢者。知人之謂知。賢者當能知人。有於此而不受知於賢者。知不施於賢者也。晏嬰之賢。亦不知仲尼。於仲尼猶吹毛。直欲陷害孔子。如歸女樂之事。

時中之義甚大。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何以有亨。以九二之亨。行蒙者之時中。此所以蒙得亨也。蒙無遽亨之理。以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蒙卦之義。主者全在九二。象之所論。皆二之義。教者但止看蒙者時之所及。則導之。是以亨行時中也。此時也。正所謂如時雨化之。若旣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教者之過也。當時而引之。使不失其正。此教者之功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是養其蒙。以正聖人之功也。孟子言水之有本。無本者。以況學者有所止也。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此是有本也。思天下之善。無不自此始。然後定止於此。發源立本。樂正子有本者也。日月而至焉。是亦有本者也。聲聞過情。是無本而有聲聞者也。向後僞

迹俱辨則都無也。

某比年所思慮事漸不可易動。歲年閒止得變得些文字亦未可謂辭有巧拙。其實是有過。若是達者其言自然別寬而約。沒病痛者不是到了。是不知。知一物則說得仔細。必實聖人之道。以言者尙其辭。辭不容易止爲到其閒。知得詳然後言得不錯。譬之到長安極有知長安仔細者。然某近來思慮義理大率億度屢中可用。既是億度屢中可用則以大受。某唱此絕學亦輒欲成一次第。但患學者寡少故貪於學者。今之學者大率爲應舉壞之。入仕則事官業無暇及此。由此觀之則呂范過人遠矣。呂與叔資美但向學差緩。惜乎求思也。徧求思雖是徧隘然徧不害於明。徧是氣也。明者所學也。明何以謂之學。明者言所見也。大凡寬徧者是所稟之氣也。氣者自萬物散殊時各有所得之氣。習者自胎胞中。以至於嬰孩時皆是習也。及其長而有所立。自所學者方謂之學。性則分明在外。故曰氣其一物爾。氣者在性習之閒。性猶有氣之惡者爲病。氣又有習以害之。此所以要鞭辟至於齊。強學以勝其氣。習其閒則更有緩急精麤。則是人之性雖同。氣則有異。天下無兩物一般。是以不同。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則寬徧昏明名不得是性莫不同也。至於習之異斯遠矣。雖則氣之稟徧者未至於成性時則暫或有暴發。然而所學則卻是正當。其如此其一作不則漸寬容。苟志於學則可以勝其氣與習。此所以徧不害於明也。須知自誠明與明誠者有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於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至行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於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以推達於天性也。某自是以仲尼爲學而知者。某今亦竊希於明誠。所以勉勉安於不

退。孔子稱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苟惟未止，則可以竊冀一誠就自明。誠者須是要窮理窮，即是學也。所觀所求皆學也。長而學固，所謂之學，其幼時豈可不謂之學？直自在胞胎保母之教，已雖不知謂之學，然人作之，而已變以化於其教，則豈不謂之學？學與教皆學也。惟其受教，即是學也。止是長而學，庸有不待教習，便謂之學。止習有善惡。止一作某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止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富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上去，上去即是理明矣。又何求？苟能除去了一副富世習，使自然脫灑也。又學理則可以守得定，所謂長而學，謂之學者，謂有所立，自能知向學。如孔子十五而志於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十五以前，庸有不志於學時？一本云：如孔子五十而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五十以前，庸有不志於學。若夫今學者，所欲富貴聲譽博聞繼承，是志也。某止爲少小時不學，至今日勉強有太甚，則反害欲速不達，亦須待歲月至始得。

湯征未至而怨者，非史氏之溢辭，是實怨。今郡縣素困弊政，亦望一良吏，莫非至誠，平居亦不至甚有事。當其時，則願望其上之來，是其心若解倒懸也。天下之望湯是實。如父母願耕，願出莫非實。如此至朋來而樂，方講道義進，是實可樂也。

武成取二三策，言有取，則是有不取也。孟子真知武王，故不信漂杵之說。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

顏子知當至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

此則儘遠大所處。則實是精約。顏子方止求而未得。故未見其止也。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故大中謂之皇極。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者須是學顏子。發意便要至聖人。猶不得。況便自謂不能。雅意則然。非宜見於議論。

性美而不好學者。無之。好學而性不美者。有之。蓋向善急。便是性美也。性不美。則學得亦轉了。故孔子要好仁而惡不仁者。止好仁則忽小者。止惡不仁則免過而已。故好惡兩端並進。好仁則難遽見功。惡不仁則有近效。日見功。若顏子是好仁而惡不仁者也。云未見者。或此道在顏子後。言見善如不及。此好仁者也。見不善如探湯。此惡不仁者也。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同此義。

盡得天下之物。方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惟難。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卻要強恕而行。求仁爲近。禮自外作。故又與孟子義內之說。如相遠。孟子方辨道。故言自得深造。作記者必不知內。且據掠淺知。知之於賢者。彼此均賢也。我不知彼。是我所患。彼不知我。是命也。均聖人也。舜禹受命受祿。舜禹亦無患焉。

顏子樂正子。皆到可欲之地。但一人向學緊。一人向學慢。言盡物者。據其大總也。今言盡物者。未說到窮理。但恐以聞見爲心。則不足以盡心。人本無心。因物爲心。若止以聞見爲心。但恐小卻心。今盈天地之間。

者皆物也。如止據己之聞見。所接幾何。安能盡天下之物。所以欲其盡心也。窮理則細微甚有分別。至如作樂。其始亦但知其大總。更去其閒比較。方盡其細理。若使謂推類以窮理爲盡物。則是亦但據聞見上推類。卻見聞見安能盡物。今所言盡物。蓋欲其盡心耳。

坎惟心亨。故行有尙。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卽下。無復凝滯。險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

人所以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齟齬。無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得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妄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諭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爲。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爲之。則豈有由誠哉。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持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

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文集

答范巽之書第一

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說。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劫。進退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爲物昏。交來無閒。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爲。而強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霸之假名。巽之爲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閒。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

女戒第三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婦止柔順。是曰天明。天之顯達。是其帝命。命女使順。嘉爾婉婉。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呂氏汝家。克施克勤。

能行孝順。能勤爾順。惟何無遠夫子。無然皋皋。皋皋與言也。皋皋無然說說。與事也。彼是而遠。爾焉作非。則是彼舊而革。爾焉作儀。安正制度。惟非惟儀。女生則戒。斯千篇。王姬肅雍。酒食是議。周王之然。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子誨言。銅爾提匡。謹爾賓薦。賓客祭禮。玉爾匱具。素爾藻綯。藻綯不可大華。枕爾文竹。席爾吳筦。念爾書訓。訓。思爾退安。安爾退居之席。彼實有室。有室爾勿從室。有不得從而遜。爾提提。遜謹退也。爾生引逸。引長也。

策問第五

問三代道失而民散。民散浸淫而盜不勝誅矣。魯之衰也。季康子患盜。孔子謂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夫制產厚生。昭節儉。賤貨財。使人安其分。宜若可爲也。今欲使舉世之民。厚賞焉不竊。如夫子之言。其亦有道乎。

問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爲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嗣述世風。而近世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爲不得已爲貧之仕。誠何心哉。蓋孤秦以戰力竊攘。滅學法。壞田制。使儒者風義。寢弊不傳。而士流困窮。有至糟糲不厭。自非學至於不動心之固。不惑之明。莫不降志辱身。起皇皇而爲利矣。求口實而朶其頤。爲身謀而屈其道。習久風變。固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爲不能。不知蔭襲爲榮。而反以虛名爲善繼。今欲舉三王教胄之法。使英才知勸。而志行修。阜四方養士之財。使寒煖有歸。而衣食足。取充之計。講擢之方。近於古而適於今。必有中制。衆君子彊學待問。固將裨益盛明。助朝廷政治。著於篇。觀厥謀之得失。

邊議第六

城中之民。既得以依城。自郊外百姓。朝廷不豫爲慮。非潰亡失生。則殺戮就死。縱或免焉。則其老幼孳畜。屋廬積聚。莫不爲之驅除蕩焚。於死亡均矣。欲爲之計。莫如選吏行邊。爲講族閭鄰里之法。問其所謀。諭之休戚。使之樂羣以相聚。協力以相資。聽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爲免患之計。官不拘制。一從其宜。則積聚幼老。得以先爲自謀。而處之有素。寇雖深入。野無所資。而民免誅掠。此爲計之當先者也。右清野

師爲寇致。則喪陷之患多。城不自完。則應援之兵急。凡今近城邊邑。尤當募善守之人。計定兵力。庶使勢可必全。不假外救。足以技撝踰月。應援之師。不爲倉皇牽制。則守必力而師不勞。此禦患之尤急者也。然所謂善守者。要以省兵爲能。假設一城之小。千夫可完。不才者十倍之。而未必固。善守者加損之。而尙可全。則守城乘障之人。必也力與之計。而省吾兵。厚賞其功而示之信。右固守

戍而費財。豈善戍之計。欲不費。必也計民以守。不足。然後益之以兵。如是則爲守之力。在民居多。而用兵無幾。守旣在民。則今日守兵。凡城有餘。皆得以移用他所。或乘閒可戰。以自解其圍矣。竊計關內守餘之兵。無慮十萬。四帥之城。各餘萬人爲備。此其多少之寇。問其多少之寇。則舉中大數。有移使之卒。常不減六七萬人。義勇旣練。則六七萬人。從而省去。亦攻守爲有餘矣。兵省費輕。就使敵壘對峙。用日雖多。而吾計常足。顧朝廷未嘗資守於民。以兵多爲患耳。种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射中則釋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縱之。百姓繫者。以能射則必免。租稅逋負。以能射必寬。當是時。環之內外。莫不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卒而

守。以此觀之。省戍豈甚艱之計哉。右書

計民以守。必先相視城池大小。夫家衆寡。爲力難易。爲地緩急。周圍步尺。莫不盡知。然後括以保法。萃以什伯。形以圖繪。稽以文籍。便其居處。正其分位。平時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付兵。人各謹備。老幼供餉。婦女守室。如是則民心素安。伎藝素講。寇不能恐。吏不能侵。無倉卒之變。無顛亂之憂。民力不足。然後濟之以兵。此三代法制。雖萬世可行。不止利今日之民。右因

城池之實。欲其牢不可破。甲盾之實。欲其堅不可攻。營陣之實。欲其敵不可搖。士卒之實。欲其人致死力。講訓之實。欲其伎無不精。兵矢之實。欲其中無不穀。今衆物備具。而事不可期。蓋實未始講。而講不致實。今朝廷未假塞外之功。徒欲自固。然尙且憂形廟堂。而民不安土。則講實之說。豈容一日而緩。蓋億萬矢之利。其致利也。必自一矢而積。億萬人之能。其盡能也。必自一人而求。千里之防。必由一鎗而致堅。江河之廣。必由一勺而浸至。今欲物一作均求其實。而闊步高視。謂小事一作有偏字。一無事。而忽之。恐卒不見其成也。本朝之論。雖必以大計爲言。至於講治之精。亦不可不思慮而至。思可至而力不容緩。則授補之方。當知未易輕議。趨今之急。急在治兵矢。舉鬪射。种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能射則釋之。胥徒請告。能射則給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置之。百姓輕繫者。能射則縱之。租稅逋負者。能射則緩之。當是時。環之士民。人

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煩一卒而守。然則得一臣如种世衡。則朝廷不問其細。而一城守矣。宜推世衡之術於四方。右講

擇帥之重。非議者得言。本朝以武臣典強藩。輕戰忘患。故選用文臣節制。爲計得矣。然寇讎入境。則舉動萬之甲。付一武人。驅之於必戰之地。前後取敗。非一二而已。然則副總管之任。繫安危勝負之速。甚於元帥。而大率以資任官秩。次遷而得。竊爲朝廷危之。右擇帥

帥得其人。則守邊之守。聽帥擇爲宜。帥不可知。則守之廢置。一從內也。不爲過矣。御大體極邊之郡。攻守兼固。須精選異才。方稱其任。其次邊及腹心州軍。利於滋穀食。教民戰。爲持久取勝之策。爲守必擇愛民謹事精密之人。愛民則雖亟使之而不匱。精審謹事。則大小必舉。事無不舉。則雖深入。不能乘閒於腹心。民不匱。則戰精而食足。右擇守

養兵之費。在天下十居七八。今邊患作矣。將謹防於外。修實於內。爲持久之計。而不愛用吾財。則患日增。而力日不足。豈善爲計議者哉。今關內諸城。誠能因民固守。以省戍教。義勇知一作戰。以省兵。則每歲省費。不啻二百餘萬。不踰數年。粟實財豐。而不可勝用矣。不如是。恐財匱力殫。敵乘吾敵。將無從而制也。右用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性理拾遺

橫渠言日月五星亦隨天轉。如二十八宿隨天而定。皆有光芒。五星逆行而動。無光芒。

張子曰。天地變化。至著至速者。目爲鬼神。所謂吉凶害福。誅殛窺伺。豈天所不能耶。必有耳目口鼻之象。而後能之耶。

張子曰。范巽之嘗言神姦物怪。某以言難之。謂天地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今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嘗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爲之。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莫能爲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於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今更就世俗之言評之。如人死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憑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或小惡反遭重罰。而大愆反享厚福。不可勝數。又謂人之精明者。能爲厲。秦皇獨不罪趙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后耶。又謂衆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人。獨不傳一言耶。聖人或容不言。自孔孟而下。苟況揚雄。王仲淹。韓愈。學亦未能及聖人。亦不見略言者。以爲有數子。又或偶不言。今世之稍信實。亦未嘗有言親見者。

張子曰。所謂山川門露之神。與郊社天地陰陽之神。有以異乎。易謂天且不違。而況於鬼神乎。仲尼以何道而異其稱耶。又謂游魂爲變。魂果何物。其游也。情狀何如。試求之。使無疑。然後可以拒怪神之說。知亡者之歸。此外學素所援據。以質成其論者。不可不察。以自祛其疑耳。

張子曰。天下凡謂之性者。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性馬之性也。莫非固有。○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

張子曰。富貴貧賤者皆命也。今有人均爲勤苦。有富貴者。有終身窮餓者。其富貴者。卽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

問智愚之識殊。疑於有性善惡之報。差疑於有命。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爾。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發於性則見於情。發於情則見於色。以類而應也。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閒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顯諸仁。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

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己也。

張子曰。孟子於聖人。猶是羸者。

爲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不忘爲要耳。○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情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

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

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猶言美之爲美。利誠難言。不可一槩而言。教之而不受。則雖強告之無益。莊子謂內無受者不入。外無正者不行。

張子曰。近臣守和。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爲之者。

近思錄拾遺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遜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今且止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學問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論語說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孟子說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夕不足。而未果他爲也。

博學於文者。止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孟子說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

非在我者。文集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

人。自是勇處多。語錄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閼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

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孟子說

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

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之來。論語說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親之故舊所喜者。

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爲養。又須使不知其勉

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記說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斷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詩說下同。

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爲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文集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之久。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疏。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說樂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墮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爲物所移耳。禮樂說

孟子言反經者。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

此。孟子說。

二程書拾遺

橫渠於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走荆棘。殺亂杯盤之列。

觀秦中氣豔衰。邊事所困。桑歲不稔。昨來餽邊喪亡。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士人相繼淪喪。爲足妝點關中者。則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有許大氣。豔。故生是人。至如關里有許多氣豔。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橫渠說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矣。止介父一箇氣豔大小大。

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止是至於命也。橫渠昔常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正叔謂子厚。越獄以謂卿監已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朝廷有旨追攝可也。又請枷項非也。不已太辱矣。貴貴以其近於君。子厚謂若終不伏。則將奈何。正叔謂寧使公事勘不成。則休。朝廷大義不可虧也。子厚以爲然。

橫渠墓祭爲一位。恐難推同几之義。

同几。惟設一位祭之。謂夫婦同牢而祭也。

禮言惟天地之祭。爲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旣言越紼。則見猶在殯宮。於時無由致得齋。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爲不可廢。止消使冢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先生答曰。古人居喪。百事皆闕。此有。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爲母喪。則不敢見。

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笑指揮趙俞

恭而安。張兄十五年學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爲，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有濟。子厚謂才與誠，須一物止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也。一本無止是，一物四字。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止可用算法折計地畝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垤，處不管止，觀四標竿中閒，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閒，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厚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衰分之，以衰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爲己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己願受一廬而爲氓，亦幸也。

伯淳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卻在所以行之道子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行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爲言止極目力焉能盡方圓平直須是要規矩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強兵後待做甚以爲非是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上富強之說正猶爲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曉人不如此之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壓

正叔言人志於王道是天下之公議反以爲私說何也子厚言止爲心不大心大則做得大正叔言止是做一喜好之事爲之不知止是合做

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卻於儒術未見所得

正叔言蜥蜴含水隨雨震起子厚言未必然雹儘有大者豈儘蜥蜴所致也今以蜥蜴求雨枉求他他又何道致雨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爲夫婦者止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

事匈奴。止言初上頭也。豈謂合髻子。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

有人言郭璞以鳩鬪占吉凶。子厚言。此爲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正叔言。郭達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爲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有晉公則不可。寧使耕壤。及他有力者致之。已則不可取。

正叔謂今唱名。何不使伊儒冠徐步進見。何用二人把見趨走。得不使殿上大臣有愧色。子厚言。止先出榜。使之見其先後。何用旋開卷呼名。

伯淳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因謂此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子厚言十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於語默閒耳。正叔謂若有他言語。又烏得已也。子厚言十篇次敘。固自有先後。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止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大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

其閒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人。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上人敦厚。東方亦恐難肯向風。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二程言人不易知。子厚言誠知之爲難。然至於技術能否。人情善惡便可知。惟似秦武陽殺人於市。見秦始皇懼。此則不可知。

世人之學。博問強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就其閒特立不惑。無如子厚。堯夫。然其說之流。恐未免此敝。

蘇昞錄橫渠語云。和叔言香聲橫渠云。香與聲猶是有形。隨風往來。可以斷續。猶爲麤耳。不如清水。今以清冷水。置之銀器中。隔外便見水珠。曾何漏隙之可通。此至清之神也。先生云。此亦見不盡。卻不說此是水之清。銀之清。若云是水。因甚置甕碗中不如此。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形迹無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閒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甚當。以上遺書。

或問維摩詰云。火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此豈非儒者事。子曰。此所以與儒者異也。人倫者天理也。彼將其妻子。當作何等物看。望望然以爲累者。文王不如是也。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此所以爲常也。爲釋氏者。以成壞爲無常。是獨不知。無常乃所以爲常也。今夫人生百年者常也。一有百年而不死者。非所謂常也。釋氏推其私智所及而言之。至以天地爲妄。何其陋也。張子厚尤所切齒者此耳。以上外書。

